

凶手就是她？！



凶手就是她？！

金田一耕助探案全集

〔日本〕和久峻三 著

林怀秋 译

122/1



责任编辑 方 亚 平

凶 手 就 是 她

[日]和久峻 三 著

林 怀 秋 译

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郑 州 市 经 五 路 16 号)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6.125印张129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500册

ISBN7—5400—0135—6/I·125 定价：2.10元

目 录

第一章	铁窗红泪·····	(1)
第二章	掘开坟墓·····	(63)
第三章	让木乃伊说话·····	(116)
第四章	撬开复审的窄门·····	(152)

第一章 铁窗红泪

1

“还是先从你的经历谈起吧。”律师猎狩文助，隔着就要从鼻子下边滑下来的老花眼镜，眺望着陈述席上的仓桥香奈子说。

“是……”

仓桥香奈子喃喃地答应一声，便俯下苍白而没有生气的脸。

她被判无期徒刑罪，已经坐了近二十年的牢。

因为她所犯的罪，是杀死养父。养父在法律上属于直系亲属，她的罪属“杀死直系亲属罪”。

杀害直系亲属罪，在重罪中也是最重罪之一，定为“死刑或无期徒刑”。

像她这种情况，法院能够免于宣判她死刑，也许还算是幸运呢。

当然，1973年4月4日的最高法院大法庭下达了“刑法第二〇〇条的杀害直系亲属罪的量刑规定不合理，有偏向重罚主义之嫌；是违反宪法的”划时期的判决。据此以普通杀



人罪处罚就足够了。

自那以来，这桩违宪判决成为坚定不移的判例，一直指导着地方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判决。

但是，此刻，站在陈述席上的仓桥香奈子受到无期徒刑的有罪判决的当时，最高法院的杀害直系亲属罪系违宪判决的决定还没有公布。

对犯下杀亲之罪的人处以“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重罚，作为当时来说，被看作不得已，一般还不认为这是过于严酷。

为此，仓桥香奈子没能享受新律条的恩典。可以说是仍然如同作着明治时代旧封建思想的象征似的“杀亲重罚主义”的牺牲。

她杀害养父是在1958年2月15日她刚满二十岁的时候。

她在犯罪的当天即被逮捕，直到定罪为无期徒刑的四年半时间里，也不许保释，一直是未决拘留。

接着在判决确定后，继续在和歌山监狱服刑。

现在，她仍然是个服刑之身。和歌山

从逮捕当时算起，她被强制渡过了二十四年的狱中生活。

现在，她已经四十四岁了。

作为女人，最美好的二十四年，她是在拘留所和监狱的幽暗的铁窗之下渡过的。青春也好，女人的欢乐也好，一切都遭到了蹂躏。家庭生活的温暖，老小团圆的天伦乐趣，对于她来说，只不过是一场幻梦。

她的恶行，难道已经到了非得甘受如此非人的残酷报复不可的地步了吗？

不，事实决不是这样的。

就连担任调查她的案件的刑警，也从内心深处同情她不得已而杀害养父的情节。据说是擦着眼泪来取口供的。

宣判她为无期徒刑的法官们，恐怕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但是都无法突破厚厚的法的墙壁。

面对着这厚而坚的法的墙壁，年逾八十的老律师猎狩文助，竟毅然地露出这把老骨头来挑战了。

这是对一桩已确定为有罪判决的案子翻案，是所谓重审案件。

逼迫法庭对已结之案进行重审的困难性，是普通的刑事案件所不能比的。从宣传报道过的重审案件的经过来看，你就可以明白。

一旦成为重审案件，一般说来都得组成大律师团，靠聚集众多的有本事的法律专家来全力对付。

在法庭处边，还得开展“营救××会”的成员和市民团体等强有力的支援活动相配合，搞募捐。

但是，眼下的情况是，既不存在“仓桥香奈子营救会”，也没有组成大律师团的迹象。有的只是一心为了救她，勇猛果敢地投入正义的孤独的战斗的借助于助听器挺立在法庭上的猎狩文助，和二十多岁的司法实习生夏目理惠子。

夏目理惠子只不过是作为见习律师业务分配在老律师的办事处的。来到法庭上也只是观察员的身份，没有进行辩护活动的资格，因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斗力的。

这一来，就等于老律师必须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突破重审案件的牡蛎似的硬壳，以一副老骨头，在四面楚歌中，胡乱地蛮干冒进。

“你1938年生于名古屋，父亲叫福地忠一，母亲叫福地

米子。是吧？”猎狩文助问仓桥香奈子道。

“是的……”

“福地夫妇，在名古屋开‘福地’餐厅旅馆吗？”

“是。那家餐厅旅馆在名古屋的大须。”

仓桥香奈子恰似老太婆一样，头发已经雪白了。仅凭这点，就可以想象得出她长年狱中生活的痛苦。

一副端正富于女性情感的面孔，想必在年轻时以美貌而自豪的吧。可如今却是那样地缺乏姿容。以四十多岁的人来说，皱纹深得令人吃惊，皮肤干燥得沙沙作响。

“真怪可怜的！”

夏目理惠子觉得一阵心痛。

她的青春活力，就像被监狱那潮湿的水泥墙壁给吸干了似的。

“福地夫妇的关系好吗？”

“我看还好……尽管只是幼年时期的记忆……”

“餐厅旅馆的经营也还好吗？”

“父亲被征去当兵直到战死之前，我觉得生活上没发生过困难。”

“没有兄弟姐妹吧？”

“是。我是个独生女。”

“姨妈在你家住吧？”

“是。是照子姨妈。”

“是你妈妈的妹妹？”

“是的。”

“你照子姨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亲切的人。”

“对你也亲切吗？”

“是的，对我非常体贴。”

“唔，也就是说，人们都喜欢你，你生活得很幸福罗。”

“直到战争结束，生活得很幸福。”

“谁知道，以某一事件为界限，不幸就向你袭来了？”

“是……”

仓桥香奈子就像想起了辛酸而悲伤的遥远过去似的，闭上了眼睑。长睫毛微微地震颤着。

难耐的各种痛苦的记忆，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她以起着倒戟刺的粗糙的手，按住了眼角。

“让你回忆起过去的痛苦，真对不起……这也是为了洗雪你的冤枉。你别往坏处想。”老律师以关怀的口吻开导她说。

坐在检察官席上的古谷敏郎，显出了厌烦的神色，缄口不言。

猎狩文助继续询问道：

“你父亲福地忠一出征，是1943年4月吧？”

“当时的事，直到如今还朦朦胧胧地记得。齐唱着《欢送出征士兵之歌》，被挥舞太阳旗的欢呼声送行，爸爸离开名古屋时的身影，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在眼底里重现：说着‘好好听妈妈话，要长大成人’。亲吻我的爸爸温温的肌肤，也令人难忘。妈妈忍着悲痛，强装笑脸。她的眼睛满是泪水……我觉得妈妈已意识到也许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这话不假。有着荣誉的出征士兵的妻子，在人面前流泪也免不了被人指责为‘非国民’。”

“是。这样深奥的道理当时我虽然不懂，但不知为什么，

我伤心得哭出了声来。”

“你父亲战死，是第二年吧？”

“是。这是后来听到的说法，爸爸似乎是在英帕尔作战时战死的。”

参加英帕尔作战的日军约十万人，遭到了英、印联军的猛烈反击，也因为是在雨季，死亡约三万人，伤病员约四万五千人，吃了败仗。

“然后迎来了停战。你的一家人想必挣扎在生活困苦之中的吧？”

“是。配给物资不足，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办法，妈妈只好到乡下去采购吃的。”

“用衣服去交换农家的薯类和包菜回来吧？”

“是。偶尔妈妈也肩上背一大包米回来。记得有一次妈妈被警察逮住，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我和照子姨妈渡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

“福地旅馆陷于门庭冷落状态了吧？”

“是的。在同业人当中，也有的瞒过警察，悄悄地弄来黑市物资，成为有权势的暴发户。可对妈妈来说实在是勉强。妈妈性格正直，干不来背着警察的那种危险事。听照子姨妈说过，为了下乡采购那点家人们吃的粮食而被警察抓住，也是因为妈妈的作法不得要领。”

2

“……”
猎狩文助问仓桥香奈子道：

“有人到‘福地旅馆’来住宿吗？”

“有。就是后来当了我养父的那个人。”

“这位客人是什么人？你们是怎样结成养父女关系的？”

“他叫仓桥传一郎。当时，他二十八岁。”

“他是怎样一个人？比如，他是靠什么生活的？”

“听妈妈和照子姨妈在背后说，他是个做黑市生意的。”

“为了做黑市生意，他时常从大阪到名古屋来吧？”

“是这样的。福地旅馆里，他是唯一的客人。”

“因为是带餐厅的旅馆，一般得供吃的呀，是吧？”

“他带来了鱼和米。剩下的部分，我们都欢欢喜喜地吃掉了。偶尔也带些牛肉来，大家伙一起做过素烧吃。”

“你说大家伙？”

“妈妈和照子姨妈，夹杂着仓桥……还有仓桥的妻子也参加了。”

“仓桥有妻子？”

“有。是在大阪占领军的酒吧间当舞女来着。虽然穿着非常时髦的服装，但倒挺和气，给过我好几次巧克力和口香糖吃。”

“她就是仓桥静子吧？”

“是。就是后来成了我养母的人。”

“仓桥夫妇，看起来挺吃得开哟。”

“好像大量地做粮食和生活物资的黑市生意，腰围子里票子总是装得满满的。还看见过他把一捆捆的票子装在提包里，拎着好像有很重的样子。”

“做那么大的黑市生意，警察怎么逮不住他？”

“因为他同占领军关系很好。从大阪到名古屋来的时候，坐的是占领军的专列……”

5081
“嗨。那时候，日本人在硬席车上挤得梆梆紧。和这比较起来，软席车都归占领军专用，随便什么时候都有空位子，那些美国大兵们轻轻松松地旅行。”

“仓桥在美国军官们面前叫得响。”

“为什么？”

“仓桥在大阪占领军专用的酒吧间当过经理。他善于拍马，让会说英语的妻子当翻译，玩得挺活。因为有美国军官当后台，连日本警察都不能对他下手。”

“这人真有两下子。”

“住我们旅馆，有时候还坐美军的吉普来呢。我看他们两口子过得挺富裕的。”

“他经营的是什麼品种的黑市生意？”

“我知道得不大详细，是不是高价卖美军的配给品？此外还倒腾米、牛肉、蛋、车胎等物品。”

“是汽车轮胎吗？”

“这事听说过。好像是从原来日军基地把隐藏的汽车轮胎弄来，通过黑市渠道卖出去。”

“用这笔收入的相当部分作为贿赂，来饱美国军官的私囊的吧？”

“好像是这样。”

“既然如此，仓桥传一郎为什么偏偏喜欢住在福地旅馆呢？这有什么缘故吗？”

“因为这儿没有别的客人，可以没有顾虑地住。一开头看见招牌，便信步住进来了。带来了米、肉和蛋……”

“过路客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熟客了？”

“直到过了很久，才听说因为住在这里不显眼，也有利

于瞒过警察的眼睛。另外，也好像看上了照子姨妈。”

“照子还是未出嫁的大姑娘吧？”

“我当了仓桥家养女的时候，照子姨妈二十五岁，长得挺漂亮。所以……”

“仓桥是个好色之徒吗？”

“好像也不是。因为有个刚刚结婚的妻子，并没有硬把照子姨妈弄到手的意思，多半对她只有些好感吧。照子姨妈也是这样，每逢仓桥一个人来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的，也许是对他有意。”

“仓桥有过独自来住的时候吗？”

“一般说有妻子陪伴，偶尔也有一个人来的时候。”

“照子和仓桥有亲近的形迹吗？”

“没有。就是我成了仓桥家的养女以后，那类事一次也没有听说过……”

“就是说，可以认为你们全家人和仓桥夫妇处得就像亲戚似的？”

“是的。我没去当养女之前那段时间，就像一家人似的同桌吃饭。记得仓桥还带着我去看电影、看戏。”

“他对你母亲也亲切吗？”

“是的。妈妈害肺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不知怎么他还弄来了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在当时，还是一种高价药品，不是很难弄到手的吗？”

“听说是那样的。多半是托占领军买的。他还给妈妈带来过名贵中草药。给照子姨妈送过进口的西服衣料等礼物。”

“若是知道了给照子送那么高价的礼物，她老婆静子不

嫉妒吗？”

“不。那礼物，是通过养母——静子的手送来的。”

“噢。他不直接自己给？”

“是的。仓桥对静子好像也很劳神。”

“就是对女人体贴？”

“我看他对谁都很亲切。不光是对女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常常带黑市经纪人来，一道吃饭。他那谈话的口吻也很温和，看起来像个亲切的人。”

“这一来，对你这当时才八岁的人来说，看着仓桥就像崇拜的对象了？”

“我确实有那种心情。对那时候的我来说，仓桥就像天上众星的王子似的闪闪发光。”

“不错，众星的王子，说得好。”老爷爷独自满足似的嗯了一声，点点头又问道，“按户口册子，你是1946年9月3日当了仓桥夫妇养女的。你为什么给他们当养女？”

“妈妈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住了院，再没有从医院回家。”

“照顾她入院的，仍然是仓桥传一郎罗。”

“是的。他有时筹措住院费什么的。”

“不是有什么计谋吧？”

“完全没有。那时，仓桥有的是钱，还常为花不完而发愁。对自己的朋友慷慨大方，舍得大把花钱。”

“可以说是摆大财主架子罗？”

“看起来是那样。”

“因此反映在你的童心里，就是众星的王子了？”

“那也是事实……住进了医院的妈妈把我叫到身旁，流着眼泪对我说，仓桥先生想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你的意思怎么样？说心里话，妈妈把我丢给人家时痛苦极了。”

“此外，你母亲还说了些什么？”

“妈妈还说她也许活不多久了，丢下我一个人太可怜了，不如及早当仓桥先生的养女，还能过上好日子……”

“她是一面流着泪，一面说服你的吧？”

“是。我说我还有照子姨妈呢，妈妈的脸色很难看地说那不行。”

“为什么？”

“妈妈说照子姨妈早晚会出嫁，那时候也不能带你去呀，不如趁现在就考虑到将来的事，当仓桥家的养女，还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你自己的意思呢？”

“虽然我觉得仓桥夫妇是非常亲切的人，但离开妈妈让人伤心，我一个劲儿抽抽搭搭地哭。”

“但是，结果还是下了决心当仓桥夫妇的养女了？”

“当时我只有八岁，虽然是童心，但与其觉得妈妈的话对……还不如说是断念的心情更强些。”

“于是就办好了户口，正式地当了仓桥夫妇的养女了？”

“是的。我被领到大阪住宅区的一座大宅院去了。仓桥家还有私人专用汽车，常常拉上全家人出去兜风。”

“过上了做梦一般的生活了吧？”

“那倒是实在的……可仍然想念妈妈。有时候一个人上了床之后，就抽抽搭搭地哭。”

“养母静子，她对你怎样？”

“对我非常亲切。可终究不是生身之母，对我亲切，反而怎么说呢……”

“反而想起了生身之母米子？”

“是这样的……”

“可在你给人家当了养女的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1月末，米子不是就咽了气吗？”

“是。来了信，说是妈妈病危，记得仓桥夫妇领着我，坐占领军的专车从大阪到名古屋去的。”

“仓桥在占领军面前相当吃得开呀。”

“我们过上了奢华的日子。可是自从妈妈死了以后，冷清极了。一想到再也见不着妈妈时，就伤心得没法儿。”

“你老是这样忘记不了妈妈，仓桥夫妇对此是不是有些不痛快呢？”

“好像有些，可是并没因此而虐待过我。”

“两口子都一样吗？”

“是的。可是因为我老是忘不了妈妈死时的脸面，好像渐渐变成性情阴郁的孩子了。”

“当你们坐占领军的专车赶到名古屋的医院时，你妈妈米子已经是咽气之后了吧？”

“是的。我每当想起这事就哭。”

“看见你那样不忘记亲妈痛哭流涕的样子，仓桥夫妇是不是不高兴了？”

“在他们的心里，也许觉得我讨厌。可是他们在语言、态度上没有表现出来。在生下自己的孩子之前……”

“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才收了你当养女的仓桥夫妇，意想不到以后自己竟然接连生下了两个女孩儿。自那以